

第十六回 奇男子被巧瞞誤上小巫山 美佳人分說破明結大花燭

詞云：

這番花燭，只道心兒足。誰知受人羽局，嚇得心頭戰篤。總成美滿前程，閨中雌鳥和鳴。深謝仙翁指引，留傳兩姓簪纓。

右調《清平樂》

話說幸小姐來見父母，說及明日成親之事。要將毛小姐先嫁廉清。幸尚書聽了著驚說道：「夫婦乃人倫之首，名分所關，無不以先事者為妻為正，後事者為妾為偏。孩兒自幼與廉清定盟，今又受無限坎坷，幸他有心，不負我一番鑿拔。今奉旨歸娶，孩兒不久受誥命之榮，是夫榮妻貴矣。毛小姐與孩兒彼此相憐，只不過遊戲之事。我今使人告知她父母，使其父母另擇良人而嫁可也。即欲使毛小姐同事廉清，亦當使她後事為妾。為何要使她先事，終不然孩兒要為廉清之妾耶。孩兒萬不可如此。」

幸小姐道：「父親之言，愛孩兒之念，可謂至矣。但孩兒之見不然。當日孩兒避出，青黃無主，生死未卜之時，一旦落於奸人匪類，早已玉碎矣，久已香消矣。若無毛小姐的父母，認作男人，待如骨肉，又肯將女兒嫁我，則視孩兒為可托之人。況他們只生此女，將來宗祀皆指望我二人。設使當日言明，不使他們將女兒嫁我，倒也於心無愧。只因孩兒一孤幼女子，漂流異域，上下無親，若露出行藏，必招奇禍，故深夜彷徨，包羞忍恥，只得以不告之罪苦求，喜得毛小姐見諒，絕怨心，事孩兒一如夫君。她已死心塌地將終身大事皆仰望於孩兒矣。今若與她說明，使她擇人而嫁，事亦已矣。孩兒得嫁廉郎，願亦遂矣。但念孩兒拋離父母，遠去家鄉，歷有年餘，甚非閨淑之事。倘廉郎日後風聞，即將與毛小姐一段假合之事說明，但以女嫁女，此千古未有未睹之奇。設或動疑，不鄙薄為遠出，必鄙薄為不潔。則孩兒是非誰辯，清白誰分。故寧甘居後，使毛小姐終身感我不妒成就之賢，廉郎亦終身感我有守貞不渝之節。她既生感，又肯居孩兒之上乎。若今將此意與毛小姐說知，毛小姐必以為名為我污，她性甚剛烈，設有不測，孩兒恐亦不能保全也。」

幸尚書見她說這些緣故，知不可強，只得又說道：「如今廉清只是以孩兒是求，倘結親時被他識破，不肯成親，這怎麼處？」幸小姐笑道：「他雖俱明眼，終不出我巧瞞。只須『如此，如此』。」幸尚書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只是毛小姐不與她說明，倘臨期有變，參差起來，著怎麼處？」幸小姐遂將許多安頓之法說出。幸尚書聽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孩兒妙用，真可瞞天矣。」遂吩咐家人行事。正是：

說出許多恩，叫她先占婚。

雖然是人意，合處豈無根。

卻說廉清是奉旨完娶，一時府、州、縣各官俱來賀喜，十分熱鬧。廉清已接了父母、哥哥來家，到了良時，廉清打扮畢，正欲走出廳前，只見秋萼悄悄走來，對廉清說道：「我家小姐，深怪狀元，不俱明眼，胸無岑識，甚是不悅，本不欲今夜與狀元成親。老爺與夫人再三相勸，說是奉旨，不敢有違，方才應允。但心中尚有愠意，洞房合巹時，乞狀元不必交言，只吹燈上牀，成全好事。就有言語，等明日夜間，慢慢說明，省得觸了小姐之怒，以阻好事。故此特來說知，萬萬留意。」廉清聽了笑道：「以往之事，今夜一筆勾銷，小姐何須介意。小姐意在藏嬌，我自然領教便了。」秋萼遂自走去，不一時鼓樂齊奏，迎請廉清出廳。

此時幸小姐自己躲過，又將毛家家人、使女盡皆打發開了，只吩咐自己丫鬟、僕婦俱到毛小姐房中，將宮賜的寶玉珠翠，插戴在毛小姐滿頭，真是打扮得如天宮仙子，又將一幅重紅錦遮好。不一時，儂相簫鼓來迎，眾侍女將毛小姐扶出廳來，與廉狀元並立紅氈，先拜了天地。此時廉小村夫婦坐在東首，幸尚書與夫人坐在西首，廉清同毛小姐拜完，又夫妻交拜，然後送入洞房，同飲合歡筵宴。

房中已設上下兩席，相去甚遠。眾侍女忙替毛小姐除去錦袱，又兩處送酒，兩席上糖果高堆，竟如一帶屏風相似，對面皆不能相看。毛小姐心中有了前日之言，只默然不動。廉狀元適聽了秋萼說幸小姐不喜歡他，也不敢開言。心中欲要偷看，卻被眾侍女只將小姐簇擁圍繞，再不能得看。及至可看之處，卻又珠圍翠繞，遮住嬌容，再看不親切。二人坐飲了半晌，侍女便扶著小姐坐在牀上，與她除冠去衣，又將錦帳低垂，來催狀元上牀，就一面使人撤去酒筵，一面與他去了袍帶。廉清見小姐藏羞，因想道：「我且不要與她說話，倘說出她惱來，必然誤事。」便打發侍女出房，將燈一口吹熄。

毛小姐自在牀中，只暗暗忍笑道：「且看他裝出什麼醜態來。」便在被中睡下，只聽見新郎上牀，入了被中，先用溫存，次用強逼。毛小姐見他不似前番君子，竟要上陽台行雲作雨之勢。知不可免，只得由他。卻又驚驚喜喜，只說不無苦人。不期這番舉動甚是粗魯，又欲避而不能，只得禁拒持矜，卻不一時嬌啼鶯轉，雨潤海棠。廉清便深採淺播，方才完了夫婦之情，歡然而寢。正是：

明明簫鼓一河洲，暗裡相牽作好逑。

莫笑兩人皆懵懂，大都天意合人謀。

卻說幸小姐打聽得他二人俱中了她的算計，便不勝歡喜道：「明日使他驚驚疑疑，以博一笑。」只坐在母親房中。外面幸尚書與廉小村並諸親戚飲酒，內中幸夫人同著廉親母並內親上席，直鬧到半夜方散。

只說廉清與毛小姐一覺醒來，早已天明，忽見一線亮光直照著他二人枕上。你道一個大人家的香房，豈容易照進日色，又偏照著枕上之理。原來是幸小姐的主意。這幸小姐的主意是從哪裡得來？是同著毛小姐在枕上對面親熱之時悟出。故使人鑿一線之光，恰照他二人枕上。

此時廉清一覺醒來，正有未厭之求，兼欲說說笑笑，卻見紅日照進，便滿心歡喜。遂用手勾過小姐臉兒，正要賞鑒她桃花紅暈，忽看了一眼，不禁大驚大駭起來道：「不好了。受人之愚了！」毛小姐忽見幸公子說話，忙睜開眼，也看了一眼，不勝驚駭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來無禮！」廉清只氣得連話也說不出，忙披衣下牀，早聽見牀中哭泣，因想道：「原來將小姐嫁了別人，卻將假的騙我。我今絕不與他們甘休！」遂不顧牀中哭泣，一逕開門來尋幸尚書廝鬧。此時已有打聽的侍女，報知幸尚書與小姐。

幸尚書連忙走出，迎著廉清笑說道：「賢婿清早將欲何往？」廉清見了發怒道：「原來你們做此圈套，害我陷我，獨不思朝廷禮法，怎容得私自亂為！」幸尚書聽了假作驚訝道：「賢婿與小女昨晚成婚，不早來拜謝，卻作此光景，是何意見！」廉清一聽，

道：「我廉清雖然不肖，已叨中狀元，又蒙聖恩欽賜完娶，只指望與小姐成親，誰知你們久有嫌貧愛富之心，見我遠出竟將小姐別牽絲蘿。我前夜已自看出，卻慮我奉旨完娶，無人用以巧瞞，竟將他人代替，我今豈肯婚娶匪人。少不得上表奏明，只怕大人亦干係不小。」說罷只跌腳歎氣。幸尚書微笑道：「賢婿真乃少年，不分曲直，埋怨錯人。只空負我小女一片熱腸我狀元周全，得此才美之女，不能生感，卻使人生恨，是不聽我言，以致如此。」廉清正氣得沒法，聽見說是「熱腸」又說是「周全」，又說「不聽」他言，卻象似小姐還在的光景，只得納了一口氣道：「小婿一時氣苦，大人之言使聽者茫然，望乞明教。」

幸尚書道：「我今只得與賢婿直說了。當日我同賢婿至省，不期你岳母見偏，欲使小女變節。小女聞知，遂與秋萼扮了男裝，夜間走出，欲避在令尊翁家，以待我歸。不期出門迷路，途中得遇毛羽收留，認是吾子。相隨進京，竟將他愛女小燕小姐，嫁與小女成親。將及年餘，前夜雙歸，即此二人。昨夜嫁狀元者，就是毛小姐。」又將幸小姐讓她先事狀元，自甘居後，許多委曲，細細說明。廉清聽了不勝驚喜，卻又疑心忙問道：「既是令媛小姐將毛小姐先嫁，自然與毛小姐熟商。為何今早毛小姐見了小婿，竟驚惶哭泣，卻又為何？」幸尚書遂將不便言明，只暗中撮成之事說明。直說得廉清心花俱開，連忙作揖致謝道：「不意令媛小姐為我費如此深心，殊為可敬。」幸尚書笑道：「我今只言得大概，以後狀元再細問小女與小燕，還有許多佳話。」廉清不勝快活，遂去與父母說知，大家驚喜非常。幸尚書吩咐家人，準備今夜與狀元、小姐成親。

卻說毛小姐忽被驚醒，睜眼見不是幸公子。只這一嚇，不覺心驚肉顫，魂魄俱無。見這人出房，便攤被而坐，半晌驚定，方想起幸公子前日叫她收禮嫁人，便不勝惱恨道：「我一個御史千金小姐，嫁你尚書公子，也不算做辱沒了你，你卻如此無情無義，將我暗算嫁人。原來他是有心，我卻聽之無意，又不知這人是什麼人，被他糊糊塗塗玷污，將來何以見人。不如尋個自盡，我父親少不得問他要人。」一時想到傷心，在牀上放聲大哭。

不期才哭得一兩聲，幸小姐卻笑嘻嘻地走進房來，到牀邊揭帳說道：「姐姐妳昨夜與新郎如魚似水，得陽台之樂境，只宜早起，卻為何粉頸低垂，淚滴鮫綃，莫非君子太毒，姐姐不禁風雨麼？」毛小姐正哭到傷心之處，卻聽見幸公子走來與她說笑，不勝惱怒道：「你這薄情賊，我有何負你之處，卻這麼害我？今日決不與你甘休！」便睜眼一看，只見幸公子三絳梳頭，打扮得似一個絕世美貌佳人。看了又氣又惱，卻又忍不住笑道：「你這人只好男人巾幗，是你的結果了。我一個千金小姐被你羞辱，何顏再活！」便一手扯住幸小姐的衣襟，一頭撞入懷中，尋死哭泣。

幸小姐使用手摟定，撫她香肩說道：「我做妹子的雖然不是，卻成就了妳百年夫妻，不思感激，卻只將我埋怨。姐姐妳說妳是千金弱質，嬌豔名姝，所嫁者不過名門官族，所配者不過公子王孫，若要求這少年狀元，天子賜聘完婚，享這頂現現成成的鳳冠，穿這件現現成成的霞帔，卻也有好些難得。今做妹子的，為他受了無限苦懷，經了多少磨折，才得完續此姻。妹子我因感姐姐情深義重，實難遠棄，故不得已，思作朝暮之見，願讓姐姐佔先，妹子權時落後，有什虧姐姐。」毛小姐聽完，不覺大驚，便抬頭細看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終不然妳確是個女子麼？」幸小姐笑道：「終不然有小姐這般美貌，而與我共枕同衾，絕不相關漠然無用武之施。即魯男下惠，亦恐不能耐此歲月。」毛小姐聽了，忙用手將幸公子遍身一摸，不勝大驚大喜道：「我卻被妳巧瞞。這也罷了，只是也該與我商量，卻將我終身斷送此人，害得如此。」幸小姐遂將自幼與廉清定婚，以及母親改變，沒奈何逃出說了。又道：「今廉郎已中狀元。他就是救妳父親的恩人。妳父親一向要報答他，苦無可報。我今將妳嫁他，豈不是無意之中報恩了。」毛小姐聽了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原來就是此人。只是妳如今將我怎樣著落？」幸小姐道：「我父親此時已與廉郎說明，今夜他與我成親。成親之後，我與姐姐共事廉郎，妹子甘居姐姐之後。」毛小姐道：「今已說明，則廉郎是妹妹的終身原配。我不過承妳推恩及愛，豈敢妄占。」幸小姐道：「姐姐妳須起來梳理。」毛小姐遂歡然下牀。幸小姐又安慰了一番，自入內去了。

卻說廉清得幸尚書說明，因想起毛小姐在房中氣惱哭泣，便急忙走入房來安慰她。見小姐在梳妝，便深深作揖道：「今早冒瀆，實不知有這些委曲。若不是方才岳父說明如何明白。望小姐恕罪。」毛小姐見廉清謝罪，亦忙回禮，遂不復嬌羞，將幸小姐許多美意成全婚好說了：「此德實是難忘，你今夜速與幸小姐成親，毋使我行抱歉。」

廉清此時方得將毛小姐細看，果是嬌麗異常，不勝歡喜。毛小姐也看廉清，果乃年少風流，不勝意足。因這日幸尚書要使廉清與幸小姐在今夜成親，方請新人同見。故此廉清在房中清閒，得與毛小姐恩恩愛愛了一日。到了晚間，幸尚書另是一番熱鬧，比昨夜大不相同。不一時迎請廉清與幸小姐拜了天地，以及父母、公姑，雙雙送入洞房。兩人皆不作新人之態，竟說說笑笑，彼此感恩，你稱我謝。直說到心花開爽之際。二人攜手共入鴛幃，作巫山之雲雨矣。正是：

自幼成連李，今日於歸喜。

地久與天長，恩愛無時已。

到了次日，廉清同了二位小姐出房，拜謝父母、公姑以及親戚，然後幸小姐與毛小姐說起往事，大家玩戲。廉清與幸小姐又自幼同窗，三人頃刻難離，只在一處歡笑作樂。廉清到此，真是享盡二美之樂。毛小姐托廉清將家事料理了一番。真是歡娛易過，不覺假滿。因毛羽尚在京中，毛小姐要同去，幸小姐也要同去，遂拜辭了父母，一齊起身。不日到了京中。幸小姐與廉清商量道：「我三人若只平常常去見，有何趣味。必須『如此這般』方成韻事。」廉清笑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毛小姐也笑道：「妳當日哄得不夠，今日又來找帳了。」

廉清即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可到毛老爺衙中，報說幸公子同小姐到了。」家人果去報知。毛羽夫妻聽見女兒、女婿到了，不勝大喜，忙著人迎接。不期廉清與二位小姐，三乘大轎，早到了門首。二位小姐轎子先入，轎到了廳上，一齊出轎。

毛小姐先走到父母身旁。毛羽夫婦問道：「幸公子如何不到？這位女子是誰？」毛小姐笑道：「方隔得幾時，父親、母親就認不出她了？她就是當年蒙父親、母親將孩兒嫁與她的，孩兒的丈夫幸公子了。」毛羽夫婦聽了，不勝驚駭道：「他為何這般打扮了見我？」

毛小姐正欲說明，家人忙來報道：「廉狀元假滿還朝，有事要見老爺。轎子已進門了。」毛羽聽了，不勝驚疑道：「他為何事，先來見我？」正說未完，只見一乘大轎竟抬上廳來。毛羽著急，忙叫夫人、小姐迴避。毛小姐同幸小姐只立著不動，齊笑道：「我二人正要與他相見。」

早見廉狀元笑嘻嘻走出轎來。毛羽連忙打躬迎接。廉清使用右手扯了毛羽，左手扯了夫人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岳父母大人，今日小婿同令媛小姐雙歸，請岳父母大人，容愚夫婦拜見。」幸小姐便走在廉清下首，要拜下去。毛羽急得沒法，便扯住廉清，夫人扯住幸小姐道：「我夫婦不知與狀元是何瓜葛，忽有此稱呼，令人驚疑無措。」毛小姐在旁見父母著急，連忙說道：「還須說明方好。」

禮。」廉清與幸小姐方才立著。

毛羽夫妻便來扯著女兒走入後廳。毛小姐方將始末緣由說明。毛羽聽了方大驚大喜道：「我當日受他恩惠，正苦無報答。今日孩兒嫁他，真可謂無意施恩，無心報恩也。」夫妻歡喜非常，遂出來相見，對廉清說道：「不意內中如此委屈，使小女得嫁狀元，皆幸小姐玉成之力。」於是廉清請毛羽與夫人上坐，自己居中，二位小姐分了左右。毛羽道：「愚夫婦豈敢受幸小姐的拜禮。」幸小姐笑道：「當日為婿，今日獨不能為女。前已受之，今又何辭。況且小燕姐姐已拜我父母久矣，彼此相償又何礙焉。」毛羽夫婦只得受了，遂使人擺上筵宴，一家歡聚。廉清又說出自己得帶進城，得中狀元「深虧岳父之力，故報恩相救。」毛羽聽了，更加歡喜。

到了次早，廉清入朝朝見天子。天子甚喜，賜廉清復居原職。廉清遂住在毛羽衙中。毛羽得了廉清為婿，一時名聲大著，直做到九卿。廉清將已入閣，忽報到父母有病，廉清一時驚惶，連夜上表省親。不日命下。毛羽見他告假，自己榮貴已極，遂告病致仕。不日命下，遂同著廉清並二位小姐一齊還鄉。

幸喜得廉小村夫婦已好，見了毛羽，彼此歡喜，方將向年仙翁指示，得地始末述知。毛羽道：「如今親翁的富貴就是我的富貴，親翁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。我夫妻二人只得這個小女，也不便另住。」遂將女兒、女婿並幸小姐以及廉小村夫婦俱接了來家。廉清因是幸尚書的贅婿，不便在毛家久住，原以幸家為主，故此毛小姐也在幸家住得多。

廉小村感念葛仙翁，因覓高手塑像，朝夕拜禮。忽一日夫婦在門前閒看，只見那位仙人走到面前，對他夫婦說道：「我當日原許你兒子做官，你做封君。今日二事已完，還不回去，更待何時。」廉小村夫婦認得是當年的恩人，不勝大喜，連忙要請他入內。那人只不肯進來。廉小村便問道：「恩人叫我回哪裡？」那人往地下一指，倏然不見。廉小村夫婦稱奇，即著人請廉清並他的二位夫人來說道：「今日遇仙翁，叫我二人歸去，今夜去矣。」遂沐浴更衣，吩咐了一番。到了半夜，夫妻竟無病而卒。

廉清喪中，極盡孝道。後來幸尚書夫婦並毛羽夫妻，前後俱相繼而沒。廉清一一照管。廉清在家住了十年，服滿進京，後登相位。扶持幸天寵成了進士，以報幸尚書。因哥哥不曾讀書，也與他一個儒士，冠帶榮身。廉清到五十外，方致仕歸家。幸小姐生有二子一女，毛小姐生有二子。將他一子繼了毛姓，接續香火。廉清日與二位夫人享盡閨中韻事。兒子俱各成了進士。廉清與二位夫人俱各高年而歿。一時科甲流芳，世世簪纓不絕，皆因廉小村行善，葛仙翁賜地報他，生出廉清。故書名曰：「麟兒報」。

[返回 >> 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